

附錄四

辜鴻銘的妻妾與兒女

朱介國

辜鴻銘一生娶了一妻二妾。妻就是「淑姑」，第一位妾則為日本人吉田貞子。據其〈關於政治經濟學的真諦〉一文所云，第二位妾乃是貞子的「最親密的中國姑娘」，貞子要把辜氏託給她，貞子果真等到辜氏與這位中國姑娘完婚後才死去。¹這位中國姑娘就是辜氏死時，外國記者口中的所謂第三任妻子，民間流傳其名為「碧雲霞」。²至於「淑姑」，則比辜氏先離開人世。³

據辜振甫回覆大陸作家鍾兆雲的信中所述，辜氏只有一兒一女。辜振甫信云：

鴻銘先生之哲嗣（乃獨子）名守庸，容儀俊雅，才識出眾，曾來臺前後三次，於六十年前逝世，惜無後。鴻銘先生唯一掌珠震東，喜著男裝，經年長袍馬褂，舉止有若鬚眉，未曾出嫁。⁴

不過，依據《字林西報》所載，辜氏病逝時，陪在身旁的人，除了第三任妻子與一兒外，還有二女，⁵足見辜振甫的記憶並不確實。而且，據王理璜〈一代奇才辜鴻銘〉一文所載，這二女的名字分別為「珍東」與「娜娃」。⁶其中的「珍東」或許就是辜振甫筆下的「震東」。⁷再者，據王理璜所言，辜守庸並非無後，乃育有二子。

長子能以現在臺灣鬻文為生，已有四男二女均在學年。次子營商現在

¹ 辜鴻銘：〈關於政治經濟學的真諦〉，《辜鴻銘文集》下冊，頁 248。

² 參見嚴光輝：《辜鴻銘傳》（海口：海南出版社，1996 年），頁 47。

³ 鍾兆雲云：「從日本回到北京不久，淑姑就患病去世了。」鍾兆雲：〈尾聲 我因毀譽留人間〉，《辜鴻銘》（北京：中國青年出版社，2001 年 5 月第一版），頁 682。

⁴ 鍾兆雲：〈辜振甫晚年信中憶述辜鴻銘〉（北京：中國學術論壇，2005 年）。上網日期：2008.8.1
網址：<http://www.frchina.net/data/personArticle.php?id=3212>。

⁵ *North China herald*, May 5, 1928, p. 182.

⁶ 詳見註 11。

⁷ 按：「珍」與「震」音近，易誤植。或可能原名「震東」，後改名「珍東」。

滯留北平鐵幕之中，久無訊息。⁸

由此觀之，辜振甫對辜氏後人的說法，並不確實。王理璜這篇文章，雖然也存在許多錯誤。不過，細觀其中內容，這篇文章顯然與一九五四年臺北文化界人士為紀念辜氏百年誕辰重印辜氏遺著有關。⁹讀其有關辜氏後人的說法，應該來自辜守庸的長子辜能以與當年曾追求辜珍東的一名辜氏門生。王氏自稱曾經訪問過這位辜氏門生，受訪時，他「已經是年逾古稀的白髮老者了」。¹⁰因此，這篇文章有關辜氏後人的部分應當有其權威性。只可惜，他並無描述「碧雲霞」的下落。

不過，他對辜氏子女三人的身世卻頗有著墨。他寫道：

辜氏有子女三人，子守庸為日籍夫人吉田所出，女珍東和娜娃則為廣東籍夫人所生。守庸先生以他哲嗣的話來說是『當了一輩子少大爺』。兩位小姐從父親學得了好幾國語文，也學會了父親的驕傲，因此始終不能議婚。在辜先生去世後，兩人均到蘇州一所廟裡落髮為尼。¹¹

此外，沈來秋的〈略談辜鴻銘〉一文，也曾經提及辜守庸。從這篇文章，我們可以看到辜守庸行事十分低調。他與沈來秋在一九一〇年時，都就讀於青島大學。沈氏在預科五年級，守庸就讀三年級。守庸為辜氏之子，是經該校奧國籍的講師赫善心博士（H. GUTHERZ）的宣傳，才被其他同學所知悉。其後，守庸還把辜氏所著《張文襄幕府紀聞》上下兩冊介紹給沈氏等同學看，

⁸ 見王理璜：〈一代奇才辜鴻銘〉，收入於黃興濤《曠世怪傑——名人筆下的辜鴻銘 辜鴻銘筆下的名人》（上海：東方出版中心，1998年1月初版），頁165。

⁹ 王理璜云：「今年為辜先生百年冥誕，為了紀念這一代智人，也為了保有國粹，在台文化界人士特發起重印辜氏遺著，如果說辜先生的才華，是文化界的彗星，我們希望能從這顆慧星的出現到他的隱沒過程中，找尋出保持永恆的光與熱的道理。」見王理璜：〈一代奇才辜鴻銘〉，黃興濤《曠世怪傑——名人筆下的辜鴻銘 辜鴻銘筆下的名人》，頁165。按：當時所出版的辜氏遺著，均有辜氏之孫辜能以的序。足見王理璜應與辜能以接觸過，有關辜氏後人的事，應是後者向前者所透露。

¹⁰ 同前註。

¹¹ 同前註，頁164-165。

只是他們讀了之後，「覺得內容很平常，看不出著有什麼驚人出眾的學問」¹²。至於守庸的母親為吉田貞子，從沈氏的文章也可以得到證實。沈氏云：

曾氏曾娶過日婦，其子守庸係日婦所生，這是守庸告訴我們的。守庸與我同學時，英語已有相當的根柢，並且還彈一手好鋼琴，據說他說是由他的母親傳授的。其母死後，他就不願多彈了。辜鴻銘兼通日語這是許多人都知道的事，但他曾娶過日婦，一直是秘密。除了他的兒子之外，我還不曾聽過有人提及過。¹³

或許是沈氏對辜氏認識有限，辜氏娶過日婦，並非秘密，因為他非但宣之於講演，還書之於著作扉頁，¹⁴乃眾人皆知之事。沈氏說是秘密，並不確實。

至於兩個女兒，是否全是出自「淑姑」呢？也有不同的說法。筆者在網路上，曾見自稱「南柯舟」者，在其〈才女的諸種歸宿——從辜鴻銘的兩個女兒珍東和娜娃談起〉一文裡，竟然如此寫道：「據說辜鴻銘的兩個女兒一是中國姑娘淑姑生的珍東和從大阪的心齋橋來到武漢的吉田貞子生的娜娃。」¹⁵這種說法，是很有問題的。因為只要讀過毛姆的“philosopher”與弗蘭西斯·波里（Francis Borrey, ?-?）的 *Un Sage Chinois, Kou Hong Ming Notes Biographiques* 一書，便足以認定娜娃不可能是貞子所生，因為她出生於西元一九一二年，當時貞子早已離開人世七到八年之久。娜娃二字，係由英語“Nova”一字而來。弗蘭西斯·波里在其書中，曾寫道：

在一九一三年，辜大師欣然拜訪我們位在 Shen Fang Yuan 的邸宅。他以一種被感動的讚美之情，欣然聆聽我們女兒口中發出的唧唧喳喳的說話聲。當然，她是試著發出她的中國保姆的語言。某一天，他告訴我的太太說：『我也有一個小女孩，我為她取名叫“Nova”（「新星之義」），這個名字象徵新時代。不過，即使我毫不猶豫給她這個象徵名

¹² 沈來秋：〈略談辜鴻銘〉，《傳記文學》第 26 卷第 1 期（1993 年 1 月），頁 27-28。

¹³ 同前註，頁 28。

¹⁴ 如他在 *The Universal Order, or Conduct of Life: A Confucian Catechism* 一書的扉頁上，寫著“Dedicated To The Memory of My Wife, 吉田貞”一句。

¹⁵ 南柯舟：〈才女的諸種歸宿 --從辜鴻銘的兩個女兒珍東和娜娃談起〉（南柯舟，2007）。上網日期：2008.8.3 網址：<http://blog.sina.com.tw/nankezhou/article.php?pbgid=48429&entryid=572610>。

字，我卻猶豫於讓她纏小腳。」我太太便輕易地讓這位大師放棄了這個堅固但是相當不合理的傳統。¹⁶

其中“Nova”直譯成中文，便是「娜娃」二字。此外，這位「娜娃」也出現在毛姆的“philosopher”一文裡，毛姆如此介紹她：「她出生在清帝遜位，革命成功的那一天」。文中，辜氏也如此形容她：「我認為她宣布了一個新世紀的春天，她只是這個大國家秋天裡的最末一朵花而已。」¹⁷由此可見，娜娃乃出生於西元一九一二年，斷非出自貞子可知。而且，王理璜稱其姊妹二人，珍東排在前，娜娃排在後。則珍東當為姊，娜娃應為妹。再據金秉英〈黃卷青燈伴古佛——憶辜鴻銘女公子辜娜娃〉一文所載，娜娃明顯為碧雲霞所生，與珍東為同父異母的姊妹，斷非如王理璜所云，與珍東皆為淑姑所生。

18

最後，毛姆在“philosopher”一文裡，也曾講到辜家父子矛盾時，稱守庸為「最年長的兒子」(eldest son)與「城市時有名望的人」(a person of standing in the city)，¹⁹則可知守庸在當時應當有一定的社會地位（據鍾兆雲，他在北

¹⁶ Francis Borrey, “Quelques Idées Centrales De Maitre Kou,” in Borrey, *Un sage chinois, Kou Hong Ming. Notes biographiques* (Paris: Marcel Rivière, 1930), pp. 55-56.

¹⁷ William Somerset Maugham, “The Philosopher,” p. 145.

¹⁸ 金秉英在其文稱娜娃之母，乃其「多年失散的姨母」。她在文中稱：「我第一次見到他，是隨同媽媽去看望多年失散的姨母時……姨母本是名門閨秀，聽說年輕時有一股舉勁。她是續弦，當年嫁時，只有二十幾歲，而辜鴻銘年過半百。洞房花燭夜，她曾要削髮為尼，幸而伴娘手腳快，只剪去一縷青絲。生下娜娃，父母視為珍寶。娜娃童年是在父母的寵愛中，奶媽的懷抱裡度過的。」金秉英：〈黃卷青燈伴古佛——憶辜鴻銘女公子辜娜娃〉第5期（1996年），頁56。由此可知金氏雖然沒有寫出這位姨母的姓名，這位姨母應該就是「碧雲霞」。再者，金氏在四十年後，在鎮江曾聽聞有一位比丘尼，綽號為「古三猴子」。原來，她就是娜娃。「『古三猴子』即『辜三猴子』。娜娃上有兄姊，她行三。」（同上註，頁59。）金氏表示，在文革後，她曾見到辜娜娃，然而不敢相認。直到改革開放時代，才去找她，結果卻是「哪裡料到她已經走了。有人說，她去昆明，投奔兄長；有人說，她去北京，訪問親友——她究竟去了哪裡？我想她總有一天會回來的。」（同上註，頁59。）

¹⁹ William Somerset Maugham, “The Philosopher,” p. 147.

洋政府財政部工作。) ²⁰，而且他還是辜氏兒女之中的年紀最長者。依毛姆所載，他的個性與辜鴻銘完全不同，對自己父親的某些行爲，頗不以爲然。²¹至於他的下落爲何？相當可惜，尙未看到有任何書籍或文章提及過。



²⁰ 鍾兆雲云：「在財政部做事的辜守庸，對父親這種奇特的生活方式感覺難堪……」鍾兆雲：第 12 章〈悲喜人生〉，《辜鴻銘》，頁 578。

²¹ 毛姆如此寫道：「當我注視著他，我想起了別人告訴我某些頗饒趣味的事。這事似乎是這位老紳士每當他湊足了錢，便到某些女士居住的街道裡放蕩地花掉這些錢，而人們總是用一種委婉修辭來描述這些女士。他的長子，一個在城市裡有地位的人，對這種醜行感到憤怒與羞辱；然而他強烈的孝心卻阻止他來嚴厲責難這位放蕩老人。我敢說，對一個兒子來說，這種放蕩生活，讓他感到困窘。」William Somerset Maugham, "The Philosopher," 147.

